

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社會法律事件簿短篇小說創作競賽

優選——風城四少

■ 賴蔚岱

創作理念

法理情、情理法，孰輕孰重在法界上引起了許多論戰，其實不管何者為優先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個「理」字。古諺云：「有理走遍天下，無理寸步難行。」法律案件的審判、刑度的裁量，都離不開一個理字。本篇內容述及四位年輕人在面對法律案件時，律師論理為其申辯，且不管審判結果如何，都希望能藉此宣導知法、懂法、守法的重要。

1. 手機風雲

秋天的落葉鋪滿了大地，丹丹穿著背心，拿著竹掃把，一堆堆的把落葉集中，「嚴亦丹，那邊掃完把這邊也清乾淨」帶隊的大哥吆喝著，「好的，馬上來！」丹丹喝了口水擦了額頭上的汗滴，繼續投入清潔工作。已經 13 週了，再執 2 週假日時間的勤務他就能恢復自由身了。年少輕狂的他，為了曾經做過的傻事，付出了代價。除了被宣告緩刑外，還要加上為社區提供二百四十小時之勞動服務！法官給了他一次機會，而他也從這次教訓中學到了寶貴的經驗，一切將隨著煥然一新的心，開始出發新的人生……

時間回到八個月前，浩子準備入伍了，高中死黨們為了祝福他當兵順利，特別為了他在夜店包廂辦了一場歡送 PARTY，享受最後的自由時光。四人幫成員分別是小毛、阿吉、丹丹、跟浩子（年紀排行），朋友戲稱風城四少，小毛是四人中



的老大，個性就像他當律師的父親一樣，摩羯座的他做事風格條理分明，謀定而後動，十足的大哥風範；老二阿吉，做事八面玲瓏，講話油腔滑調，如他星座雙子座般，是個愛動腦筋的鬼靈精；排行老三的丹丹，做事衝動講義氣，身上的刺青讓人覺得畏懼，但其實他是一個溫柔的獅子；排行最末的浩子，是典型的雙魚座，優柔寡斷，凡事都以哥哥們的意見為主。當初四人可以說是橫行校園，如今各自都混得不錯。尤其是阿吉，全身穿戴名牌，手上的勞力士錶閃著亮鑽，是四人裡面看起來最稱頭的。

「來，乾了！」小毛吆喝大夥：「讓我們為部隊新鮮人致敬」，觥籌交錯，霓虹球閃爍照映在眾人臉上，紅黃藍綠閃光定義了年輕的色彩，有七彩炫目般無限可能。雞尾酒的威力強勁，一下字就熱活了氣氛，「今天大家不醉不歸，全部我買單！」阿吉霸氣的吼著，一會兒今天的主角浩子就被灌得天旋地轉。鈴…鈴…，阿吉手機響了幾聲，一接起來就斷了。「靠，又沒電了！浩子你手機還有電嗎？借我用一下。」浩子半醉半醒的打開包包，掏了好久才找到手機丟給阿吉。阿吉一個人離開了包廂到外頭通話，許久才回到包廂裡面，把手機還給了浩子，繼續加入歡唱的行列。而眾人也萬萬沒想到，因為阿吉撥出的這通電話，竟讓浩子惹上了一連串烏雲罩頂的麻煩…。

慶祝會不久，浩子開始了沉悶單調的軍中生活，在入伍三個月後的某一天，突然收到了警檢寄到部隊的公函，內容提及要以犯罪嫌疑人理由提調他去問話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他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錯。部隊營長約見了浩子：「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，嚴重到要被提訊問話？」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浩子雙眼的直視長官，堅決的回應著。營長閱人無數，選擇相信但又覺得事態嚴重，怕他真的有事然後逃兵跑掉，於是派連輔導長陪同他一起前往了解。到達偵訊室才知道原來是警方為了追緝販毒集團，循線調閱相關人的通話紀錄，追蹤到其中有段與藥頭對話內容，撥出手機號碼的擁有人正是浩子，而通話發生時間是慶祝 PARTY 那天晚上…。浩子其實已經記不得當天的情景了，就連有將電話借給阿吉這件事都沒

有印象。經過一陣長時間的訊問下，檢調專員依然沒有得到預期的線索及結論。因為偵訊時間已經到達晚上 11：00 時間了，輔導長立即提出不接受夜間訊問的要求，在警檢同意後將浩子帶回部隊等候傳喚。回到部隊後，浩子因為涉及了毒品交易，所以必須配合部隊進行採樣檢驗，現在正等報告結果出來，浩子喊冤，但檢驗結果將會證明一切。

現在的浩子，在部隊中就像是顆不定時炸彈，雖然平時在部隊表現堪稱良好，各項勤務也都能如期完成，但日常生活上頂著長官跟其他士兵們質疑的眼神及竊竊私語「喲，你們看他鬼鬼祟祟的樣子，該不會是小偷吧？」「我看倒像是強暴犯或暴露狂。」「別跟他走太近，以免黑掉。」，耳語傳言讓他心中充滿著不安與難過，他不想解釋，因為沒人會相信。到底是怎麼就變成販毒嫌疑犯了？當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？浩子對於這飛來的橫禍，是既焦慮又無言。而當部隊長官向他擔任老師的母親敘述了事情的經過後，她完全不能相信。「媽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沒吸毒，更沒販毒呀！」電話那頭傳來浩子哽咽慌亂的聲音，聽在她的耳裡，擔心與不捨一直縈繞心頭。從小跟她相依為命的浩子，個性品德她是再清楚也不過了，雖然小錯不斷做事迷糊，但像吸毒、販毒這麼嚴重的事，他是連嘗試的念頭都不會有的，況且浩子本身並沒有很大的經濟壓力，生活作息也很正常，完全沒有絲毫沾染上毒品、接觸販毒的可能。即便如此相信兒子，浩子的媽媽還是去請託鄰居小毛的爸爸，希望能以他專業律師的身分協助浩子洗刷冤屈。

浩子為了徹底釐清事情發生的始末，將被約談的事情大概跟其他人說了，四人聽到後大為詫異，於休假時約在經常造訪的酒吧見面釋疑。當天獨缺阿吉其他三人都到了。其實阿吉是心虛藉故沒有出現，因為他知道檢警訊問了有關電話連絡毒品藥頭的事，就是他借用浩子的手機打的。當然他不是故意要陷害自己兄弟，是正好手機沒電借來暫用，沒想到就因此牽連到浩子。捅出這場婁子的阿吉，選擇逃避不敢面對。「阿吉人勒？這麼重要的事怎麼缺席了？」小毛劈頭就問，「他說他有事要處理，要我們先討論。」丹丹回應著小毛的疑問。「那我們先開始吧！



浩子，你手機的通話時間是幾點？…」經過三仔細推敲通話時間，還原當時情景，發現那時阿吉好像有離開包廂一陣子。推論罪魁禍首有相當大的可能性，應該就是沒有到場的阿吉了。丹丹做出了結論：「會不會真的是他，所以今天才不敢來？」「馬的，又是阿吉！」身為四少老大的小毛，聽完了這件事的推論後大為光火。兄弟裡面讓他又愛又恨就屬阿吉了。做事愛耍小聰明，滿嘴都是漂亮的話，天馬行空而不切實際，是最頭痛卻也是最得寵的。除了手機事件，丹丹日前也因為跟阿吉去偷汽車音響而收到法院傳票，而原因正是因為負責把風的阿吉先逃了，沒通報丹丹而被抓…。「該死！」小毛氣到抓起酒杯往地上砸，閉眼皺眉，雙手握拳青筋暴露。兄弟們的情誼是否會如同這杯酒水覆水難收，誰也不知道。

2. 年少輕狂

丹丹跟阿吉之前走得很近，阿吉總會把他捧的天花亂墜的，讓他滿足獅子座被尊崇的優越感，然後再利用他這種自我膨脹個性來達成自己的目的。在一次揪團唱完歌的凌晨時分，微醺的兩人走在高級住宅區的巷道，阿吉提議再去續攤玩個痛快，但發現兩個人身上都沒錢了，突然看到一台奧迪，阿吉將臉貼上了玻璃，識貨的阿吉一看就知道裡面的音響要價不菲。他腦筋轉了一下，開口問丹丹「丹丹，你不是說你爸爸是鎖匠？然後沒有你打不開的鎖？該不會是吹牛的吧？」「當然沒問題，我連銀行保險箱都能開了！」丹丹浮誇驕傲的炫耀著。「那車鎖你會開吧？這車裡面有好東西，應該值幾個錢！」阿吉拿出搨動的本事蠱惑著丹丹下手。於是丹丹就這樣誤入了歧途，每每到缺錢花用時，阿吉都會拱上丹丹重施故技，就在偷了幾次汽車音響得手後，終於有一次在開車鎖時誤觸防盜器，鈴聲大作讓擔任把風的阿吉嚇到，此時又剛好有警車巡邏並靠近，「站住！別動！」眼見警察快步逼近，他馬上轉身往暗處逃跑，留下正在車內準備剪斷防盜器電線的丹丹，來不及逃脫而被抓個現行。日前剛收到傳票而前往法院出庭。

「誰知道就這麼倒楣，才偷幾次就被抓到。」丹丹向浩子抱怨。「那警方在問話時你怎麼說？」浩子關心著。「還能怎麼說，就威脅逼迫強要我承認啊！我是有

偷啦，警察硬要說其他幾件都是我幹的，為了趕快離開警察局我只好在筆錄上全部承認了啊！」丹丹敘述著當時的過程，「靠，警方怎麼可以這樣？」單純的浩子充滿憤慨，「還好小毛的爸爸是律師，在檢察官問話時幫了大忙！」丹丹回憶當時出庭應訊的情景……。

那是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，知了、知了的蟬叫聲讓在法庭外等候的丹丹更加心神不寧，好在有了毛爸的陪同，心中才有了份踏實。「被告嚴亦丹，你涉嫌因多起偷竊案被起訴，你可以保持緘默，你有權請律師，但你所說的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，請問有請律師辯護人嗎？」毛爸舉手示意，坐到了辯護人專屬的位置，拿出一疊準備好的文件，準備替兒子的朋友排除不利的口供。在確認過被告身分及驗證律師證後，法官開始審理案件。「庭上，我是嚴亦丹的辯護律師，有關被告被指控多起偷竊汽車音響一案，認為當時警察在錄口供時有瑕疵，例如其中有幾個時間點有矛盾，我的當事人怎麼可能當天早上 10：00 在台北犯案，而同一日 11：00 又在高雄犯案，請庭上明察。」檢察官是一位中年戴著眼鏡的高瘦男子，「嚴先生，我想要請問你，當時警察在錄口供時，你是否承認上述案件是你所為？」「我有補充說明！」丹丹聽從毛爸的指導，娓娓道出了警察如何威脅逼迫的經過。雖然這些都是沒有證據的片面之詞，但因辯護律師所提出的爭點論理相當有說服力，除非是超人，往返北高兩地不可能只需短短一小時！筆錄的確有瑕疵，證據力顯有不足。丹丹在法庭上認了 6 件偷竊事實，否決了其他 5 件案件，並提出這 5 個偷車案不在場之佐證，經過激烈討論後，法官裁決認定丹丹偷竊犯罪事實，但念及犯後態度良好，給予緩刑得易科罰金之處分，但要提供二百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。雖然覺得被判刑難過，但畢竟出來混的總是要還，錯了就是錯了，丹丹也只能接受判決，每週兩天假日接受勞務。

「那阿吉呢？他沒有出面來表示一下？」浩子追問著。「唉，別說了，兄弟一場，也不可能拖他下水供他出來，這種事就我一個人承認就好了。」，「如果當時是我把風的話，也許也會做同樣的事吧！」丹丹無奈的喝了一口威士忌，反問浩



子，「別說我了，談談你的案子，現在進展如何了？」浩子也喝了一口馬丁尼，搖頭想甩掉這個噩夢。

「毛爸說這件案子很棘手，沒有決定性的證據，會是一場硬仗……。」浩子娓娓向丹丹述說了跟毛爸討論的內容，為了避免他因幫助犯的身分被起訴，關鍵還是要請阿吉出面來作證，而現在就等開庭時看法官怎麼問話了。在結束討論後，毛爸用右手揉揉左肩，緩緩的說出了沒有把握的安慰：「雖然難度很大，請放心，我會盡全力來捍衛浩子的清白」，「我們家浩子全靠您了！」浩子的媽媽起身致敬。

毛爸是個溫和正派的律師，對兒子的教育相當重視，雖然兒子朋友接二連三出狀況，心中認為小毛交友不慎，光只整天義氣掛嘴上，做出來的行為卻不是如此。但是基於愛屋及烏的心理，能幫的忙也是責無旁貸。此次浩子疑似因為把手機借給了阿吉，讓檢調循線追蹤到了浩子身上，如果阿吉不出面釋疑，浩子有可能會因此而脫離不了嫌疑人的罪名，這點讓毛爸相當苦惱，因為提不出有利的證據證明浩子沒涉入販毒案，而最後也可能因為幫助犯或共同正犯被起訴。所以此次辯護，他也沒有實質把握。當然如果阿吉願意出庭作證，就能還浩子一個清白。但所有人都聯絡不上他，更何況聯絡上之後，他也未必肯承認而出面作證，這個案子相當棘手，就連經驗豐富的毛爸也一籌莫展。

毛爸之前在協助丹丹在偷汽車音響的案子上，對於不在場證明證據的蒐集費了很大的心力，除了商請便利商店店家調閱關鍵時間的監視錄影帶作為佐證外，也在偷竊時時間、空間的疑義上做了一番功課，所以才能讓丹丹翻供成功，避免他承擔沒有做過的事。像這種維護正義而無償的事，他很樂意能幫上忙，但浩子的手機事件，明明本人就是無辜的，卻是找不到施力點，所僅有的證據都指向不利的方向，這讓他覺得很灰心，他是相信自己兒子跟浩子的，但證據代表一切，雖然看多了誣陷栽贓的爛事，今天自己遇到了，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不公不義的發生。而在兒子面前多年來正義無敵的萬能形象，可能就敗在這次的辯護上，這

也是他最在乎的。

3. 懸崖勒馬

事情發生後，阿吉的女友彤彤就手機事件因為意見不同跟他吵了一架，堅持要他躲起來別出來認罪，「你如果被抓去關，那我怎麼辦？」彤彤不免自私地先為自己未來盤算，「那我的兄弟我怎麼交待？」阿吉隨口回應著，雖然自己也在猶豫，但畢竟老婆跟手足兄弟都很重要。在經過一番唇槍舌戰的激辯後，彤彤最後拋出了令阿吉震驚的話：「我懷孕了。」說完人就轉身離開了，留下阿吉一人愣在原地，懷孕這兩個字，就像一記重拳般的擊中他的太陽穴，腦袋頓時一片空白，無法思考。

失魂落魄的阿吉一個人晃到了南寮漁港，走到岸邊望著大海，心中就如海浪持續拍打著岸邊般波濤洶湧，看著天空高處飄逸的風箏愣著出神。風箏嚮往著自由，但卻被一根線綁住，這種被控制的抑鬱感受讓人很窒息，多麼想剪斷線讓自己隨意的逆風飛翔啊，無拘無束，海闊天空。但隨即轉念一想，斷了線的風箏會幸福嗎？也許只能渾渾噩噩隨風搖擺而失去自我及方向吧？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一旦心走偏走失了，就像斷了線的風箏，再也回不來了。是要剪斷約束讓自己自由？還是親手牢牢的繫上這牽絆？兄弟情誼跟彤彤肚子裡面的小孩，此刻就如同天秤的兩端，傾斜搖擺著，心中的天使與惡魔正在拉鋸交戰…。他本人不吸毒，卻為了賺容易錢而當了幫兇，雖然得到了物質生活的闊綽，但空虛感及罪惡感卻一直在侵蝕他的心靈。從小被父母寵壞的他，不管是捅了多大的簍子，總都會拿錢出來解決事情。然而這次事情真的搞大了，摯友眼看就要替他揹黑鍋，內心不安的思緒難以平息，再加上之前丹丹兄弟情深，沒把他供出來而獨自承受，已經讓他內心認定了這兄弟，“義氣”無價且得之不易。今天他居然還想眼睜睜看著浩子因自己的錯而無辜受牽連，「我這還算是個人嗎？」他仰天長嘆。心中一橫，把身上所有的貨丟向大海，希望大海能將一切歸零，讓自己能從頭開始。



躺在床上輾轉難眠的阿吉，最近一直持續著作一個噩夢，夢見自己掉進一口深不見底的暗井，一直往下墜落抓不住任何東西，這種無邊無底的虛無感，讓他不敢入眠，因此搞的身心疲憊，雙眼黑眼圈的他形同行屍走肉。電話答錄機上的留言已經滿了，手機也不敢開機，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回應。深夜時分，一個人走到住處的便利商店買東西吃，突然間巷口閃現幾名黑衣人，擋住了去路。「阿吉，你真難找！貨呢？」帶頭大哥推了一下阿吉的胸膛，「怪頭哥，貨我丟了，我不想再做下去了！」「混仗，想吞了貨啊！」「怪頭哥，我把貨款加倍賠給你就是了！」「你以為現在是賠錢就能解決的嗎？」怪頭一個眼神，眾人簇擁而上，把阿吉痛毆了一頓，臨走前又補了幾腳。阿吉全身抽蓄躺在血泊中，腦中一片混沌，想著他是該打，為何不乾脆把他打死算了！這樣他就不用再面對兄弟們了。他眯眼仰望著天上的星空，想著以前如果遇到這種事，他一通電話兄弟們都會立即跑來支援，然而現在他手機開機了，卻沒有勇氣按下撥出鍵，他怎麼還有臉見兄弟們啊！此時突然看到兄弟們傳來簡訊留言：「阿吉，聯絡不到你，想跟你說浩子這個月 19 號要開庭了，手機這件事如果跟你有關，就出來說清楚吧！之前偷車的事情我也扛了，如果還有把我們當兄弟的話，希望可以在法庭上看到你，丹丹留」，看完簡訊，阿吉胸口一悶吐出了一口血，伴隨著救護車聲音，暈了過去。

開庭日坐在旁聽席的小毛、丹丹、臉上充滿著不安的氣氛，浩子的媽媽則不斷摩擦著雙手，口中喃喃念著經文祈福，毛爸一臉嚴肅的坐在律師席不發一語，浩子則是兩眼呆茫著望著前方，等著接受鋪天蓋地的訊問…。經過法庭準備程序庭訊一長串的身分確認、問話，毛爸雖然企圖引導法官朝向浩子過去表現及犯罪動機方向來思考，但因為缺乏決定性的證據證明通話者不是浩子本人，所以過程中幾乎完全處於被動的弱勢。法官做出了結束提詞：「證人陸啟浩，針對由你的手機號碼發出的通話紀錄來看，因你的陳述無法證明通話者並非你本人，毒品檢驗證明雖呈陰性反應，只能證明沒有吸毒的事實，如果沒有其他補充說明時，本庭將…。」就當話說到一半，「我有異議！」坐在最後方的男子突然站了起來，大家不約而同同時轉身看著發聲者，一陣驚呼。只見阿吉全身包著繃帶，腿因為受傷站起來時還差

點摔倒。因為大家都太關注法庭的詰問過程，都沒印象他是何時出現的。帶傷出庭的他一臉愧疚，「撥出電話的是我，與陸啟浩無關，請求庭上聽我補充說明。」在法官同意後，他娓娓道出了一切事情的經過，並陳述了當天確切的電話通話內容、時間與毒品的數量、取貨的地點等決定性的關鍵內容。法官在聽完了阿吉的證詞、確定與通話紀錄無誤後，經過了一番討論後，採納了新事實新事證，認為阿吉涉嫌重大，判定他當庭羈押，而浩子則維持證人身分飭回候傳。當阿吉被法警帶走那一瞬間，在場的所有相關人都認為自己彷彿是作了一場夢。

真相終於大白了，浩子也洗刷了冤屈，看似非常值得慶祝的事，在四少其他三人的臉上卻看不出絲毫的喜悅。阿吉的確是罪有應得，但畢竟兄弟一場，會出席承認犯錯也還算是有點義氣。這種凝結的沉默氣氛過了幾天，丹丹跟浩子終於忍不住了，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約了小毛出來喝酒。酒過三巡，丹丹開口了「大哥，現在阿吉被押了，我們是不是要做些什麼，畢竟兄弟一場…」「別再說了，他活該，拖累你完又差點搞到浩子，這是他自食惡果。」小毛憤憤地喝了一大杯威士忌。「但毛哥，這次他也算是講道義，出來擔了手機的事，我也沒有事了，要不就算了？」排行老么的浩子抓著小毛的酒杯看著他。「算了？這事怎能就這樣算了，出來混的總是要還，現在就是他要還的時候了！」小毛掙脫了浩子的手又喝了一口酒。從風城四少一起走過來的這段日子，排行老二的阿吉沒少給小毛添麻煩，因為太縱容這個頑皮的弟弟，許多小事都在阿吉的嘻皮笑臉下給原諒了。如今出大事，小毛內心自責，是不是真的給寵壞了？

丹丹跟浩子互相使了個眼色，突然間兩人同時向小毛跪了下來，驚動了酒吧裡的其他人，「幹什麼！起來！」小毛也被這一幕給嚇到。「你不答應幫阿吉，我們就不起來。」兩人異口同聲表達堅決的立場。「你們傻了啊？他這樣對你們，你們還替他求情？」兩人不再回答，兩眼瞪大看著小毛。看著兩兄弟眼中的執著，心中理智線瞬間被情感淹沒。「夠了，讓我靜一靜！」小毛情緒高漲無法自己。跪著的兩兄弟看了彼此，正想再多說些什麼的時候。「滾！」…小毛大聲怒斥，再次嚇到在場其



他人。知道大哥的脾氣，兩人趕緊離開現場，留下小毛一個人望著酒杯出神。

4. 義氣無價

隔天一大早，小毛帶上所有的積蓄，來到了毛爸事務所，一進大門，就直接往毛爸的辦公室走過去，中途被秘書陳姐攔了下來：「你爸爸正在開會，有什麼重要事情嗎？」「我有一個案子，要請律師幫忙辯護。陳姐麻煩妳了。」小毛說完就把帶來的錢放桌上。陳秘書看到桌上那袋錢愣了一下，隨即打了通電話進會議室告知毛爸。毛爸也猜到這次應該是有關阿吉的案子，他回覆陳秘書說不准所有人幫，並要她打給所有律師公會會員，說誰敢接這案子就跟誰翻臉。小毛在聽到陳秘書的轉述後，心情低落的離開了事務所，一個人走在人來人往的街道。「呦，這不是毛哥嗎？好巧」迎面而來的兩個小弟叫住了心情極差的小毛。「別惹我，滾...。」小毛不耐煩的回應著。「吼吼，毛哥心情不美麗喲，我這裡有阿吉被打影片，想不想看阿？」阿吉！這個困住心頭的名字讓小毛心中振了一下，「拿過來！」發出了繼承自老爸不怒自威氣魄的聲音，小毛緊皺眉頭思索著到底阿吉發生什麼事。看完了影片的內容，才得知了阿吉把毒品全都丟了，並拒絕再協助販毒集團。他內心喜憂參半，喜的是阿吉決定重新做人，不再參與販毒的勾當，憂的是他的傷勢及接下來的官司。「毛哥，我們先走啦，兄弟要教好，都把你臉丟光了。」兩小弟滑頭的鬧著，小毛一陣飛踢動作嚇跑了他們。內心糾葛著思索，以阿吉的個性，被打一定會求助大家反擊，這次被打得傷痕累累，卻一句話都沒吭，也沒有尋求兄弟們支援，也許真的是沒臉見大家了吧！？也許真的改過了！？想到自己沒盡到大哥本分，好好教育而今淪落到被外人打不敢張揚，頓時把所有錯都歸責在自己身上，「我還算是個大哥嗎？」小毛搖頭思忖著。

小毛個性向來是不輕易求人的，而今天他決定要為了阿吉打破這個原則，求毛爸再次幫忙。毛爸深夜回到家看到等在客廳的小毛，馬上準備進房間，這時小毛直接擋住了門，在門前跪了下來。「爸，可以請你幫一下阿吉嗎？求你了。」「幫幫幫，都幫幾次了，看你都交了些什麼朋友，偷車、賣毒！他活該，沒啥好幫的。」



毛爸態度十分堅決，忍住了叫小毛以後別再跟他們混了這些話。「你不答應我，我就不起來。」小毛倔強脾氣老爸是知道的，「你就順便跪著反省吧。」隨即把房門硬生生關上。父子之間開始了沉默的鬥法，直到天明…。小毛睜開眼已經是早上十點了，跪了一整晚，醒來時身上多了件毯子，毛爸已經離開房間出門了。原來昨晚凌晨時分，毛爸在門縫看到兒子跪攤睡倒在門邊，心疼兒子怕他感冒，為他蓋上了毛毯。想著從老婆因病辭世後，身兼嚴父慈母雙重角色，更多時候因工作關係耽誤了與兒子一同成長的機會，逼得小毛小小年紀就必須一個人獨立。而小時候的他又因身材瘦弱被其他同學霸凌，在毛爸一次出面解決並揚言提告後，學校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個當律師的老爸，然後開始所有人變成不敢得罪他，進而排擠孤立他，所以幾乎沒有朋友，也難怪他如此珍惜現在四少們之間的情誼。毛爸回到書桌前，戴上了眼鏡，開始著手撰寫幫助阿吉的辯護文，諸如主動坦承犯意、犯後態度良好、並以轉汗點證人爭取減刑…等等任何可能幫助他的法律全都用上了。暈黃的燈映照在斑白的鬢髮，黎明的曙光從窗戶透照進來，不知不覺已經天亮了，毛爸拿起手提箱，驅車往法院前進。

毛爸的出現讓阿吉既是驚訝又是感激，他示意要阿吉別說話，都由他來代表發言。在幫助阿吉提出減刑申辯的過程中，他完全沒有把握，因為阿吉算是已經認罪了，接下來也只能尋求減刑訴求。首先針對阿吉主動出面說明的行為爭取減刑：「庭上，本席在此提出減刑訴求，請爰依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偵審自白減刑的規定，讓被告范俊吉酌減其刑。」法官回答：「所謂偵審自白應係被告在偵訊期間即主動坦承犯意，而此案係為檢調主動追查案件，被告范俊吉並非第一時間主動坦承犯意自首到案，而是經檢警追查後自知無法隱瞞才出面認罪，且差點造成本席對原被告嫌疑人許祥浩誤判，故所聲請減刑不予採納。」毛爸在聽到法官的回應後皺了一下眉頭，接著補充說明：「本席提出第二個說明請求，被告范俊吉於犯後深有悔意而改過不再進行類案行為，且已經脫離該販毒集團，應無再犯之虞，祈請庭上念及被告並無前科，給予自新減刑判決。」法官回應：「辯護律師所提出無再犯之虞及已退出相關集團之事云云，係為個人無根據之臆測及想像，並無法確切實證以茲證



明，本席不予採納，至於被告係為初犯，犯後改過態度尚可，會納入減刑考量。」毛爸在聽完法官的回應後，好像看到了一絲希望，馬上祭出最後王牌：「庭上，本席提出最後的減刑訴求，被告因已脫離販毒集團，改過自新，不願再從事販毒工作，且有意願轉為汙點證人供出其他集團成員，協助警方破案，希望以此能獲得減刑。」法官轉頭詢問阿吉，「被告范俊吉，你是否願意轉汙點證人，協助破案？」「我願意！」阿吉不假思索的馬上回答。法官們交頭接耳的討論後，產生了結論。「庭諭！」，「庭諭！」書記官複誦著審判長的話，頓時審判場裡面的氣氛嚴肅了起來。聆聽判決的阿吉跟毛爸在過程中已經算是做了最佳的爭取，現在只等法官的判決了。審判長兩眼炯炯有神，正氣凜然的發布裁決：「被告范俊吉，經過在場法官討論後，依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 條第三項：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。審酌被告為初犯，犯後態度良好，並主動願意轉為汙點證人，本席爰引同法第 17 條等減刑條例同意減刑，惟因目前被告所提供之販毒集團等有關線索尚未確認，俟日後警方完成追緝並成功結案後，再行決定減刑刑期，退庭。」

其他三人與彤彤在庭外著急的逡巡踱步，等候時間是如此的漫長，地上的菸蒂已經堆得跟山一樣高了，門終於開了，毛爸走了出來，四人嚇了一跳，因為沒人會料到毛爸居然肯幫阿吉辯護，不約而同向毛爸敬了 90 度的鞠躬禮，毛爸看了小毛一眼，一言不發的離開了現場，而稍後不久，阿吉也在法警的護衛下走了出來，低頭不語的緩步前進，轉身一抬頭看到眼眶泛紅的彤彤，對她說了兩個字「等我。」彤彤瞬間眼淚奪眶而出，雙手搗面一直點頭。其他三人相互的對看，雖然不知道結果如何，但有毛爸出面，應該算是最好的結局了。

5. 情深意濃

操場上冷風颼颼，阿吉穿著囚衣，蜷曲在一角，一邊數著剩餘的日子，一邊想著兄弟們是否會原諒他的過錯，下個月就是聖誕節了，剛好是他畢業出關的日子，這個充滿溫馨氛圍的節日，也是他重新做人的開始。在監獄中他反思自己所做

的一切，雖然不能說是做到痛改前非，但徹底的洗心革面是真的。他原諒了過去的自己，家人們也願意接納他再給機會，而心中忐忑不安的，是風城四少兄弟們限在心中對他的想法。他無法期待得到全部人的諒解，只是深深因這段難得的情緣被他搞砸了而感到懊悔。

阿吉的女友彤彤，在他服刑前，為了得到法定探視權，兩人請法院公證人到場主持公證，在法律上成為正式夫妻，不離不棄的定時到監獄探視。其實彤彤本來對阿吉出面承擔這件事情，一直無法諒解，尤其是在告知已懷了身孕事實後，阿吉竟仍決定投案自首，這件事她跟閨密哭訴後，卻得到不一樣的答案。「其實我覺得阿吉這樣做才是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好男人」、「如果一個男人沒有情沒有義，那他哪一天也有可能因此拋棄妳。」、「我倒是錯看他了，沒想到那麼有 GUTS！」密友每一句話就像敲鐘般的打在彤彤的腦門，第三者的客觀評論讓她突然醒了，之前只為了留住阿吉不想失去他，雖然相處與陪伴是維持感情的必須，但仔細思考了後，漸漸她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其實一直在身邊不一定算是擁有彼此，只要心意相通，短暫的等待是值得的，而且阿吉是變得更好更成熟，這才是最棒的他，彤彤也因此最後決定與他共度一生，兩年多的等待，值！

阿吉服刑後反而胖了，規律的生活讓他斷絕了抽菸酗酒等不良惡習，看到愛妻每週帶來自己做的食物，雖稱不上珍饈，卻是最棒的愛之味，彤彤會將兒子成長軌跡的視頻用手機跟他分享，每每工作到一半，拿起照片想起老婆兒子的一切，嘴角就會不自覺得微微揚起，這是他在服刑中最大的精神支柱。他請彤彤幫忙打聽兄弟們近況，但三人好像刻意迴避一樣，讓她無法知道詳細的情形。都一年了，兄弟們連封信都沒有，更何況探監了。「唉，我是罪有應得。」阿吉失落的自我安慰，比起牢裡的勞動跟失去自由，兄弟的不聞不問讓他最是難受，他甚至願意做再多勞務或任何事情，只希望兄弟們能原諒他。

其實三人早在他願意出庭自首時就打算原諒他了，這段時間的冷落與隱遁，



他們心中也悶的荒，只是認為應該還是要讓他一個在牢裡好好徹底自我反省。其實他們有透過彤彤的密友間接知道阿吉的近況，也在心中默默幫他加油。午夜時分，四人同時仰望滿天星斗，北斗七星斗柄西指，秋風秋雨愁煞人，不知不覺刑期就快滿了。

叮叮噹…叮叮噹…到處傳來聖誕歌的樂曲，就連監獄也不例外，阿吉的父母因為人在國外工作，無法來接他出獄。而也因為習俗的關係，彤彤不便帶著小孩來為他接風洗塵，而是在家準備好火爐、桂葉跟豬腳麵線等他，小聲的哄著寶貝說爸爸要回家了。從小被父母寵壞的他不懂得父母的心意，現在當了爸爸才明白。回家見妻兒的心情是激動期待的。同時心中也浮出一絲的感傷，因為俗諺說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」，朋友就像手足一樣親，而他現在，只能是一個人孤單的走著。圍牆外的路燈一閃閃的，他想像著電影的畫面，會有一輛車凌空飛馳而來，然後會走下來一群兄弟迎接慶祝他出獄。「哈哈，想多了！」他心中暗忖，還是向後看了一眼，空空蕩蕩毫無人跡，心想「他們應該是不會原諒我了。」默默的低著頭走到監獄圍牆的盡頭。暮然間轉角出現了三個微笑的小伙子，突然衝了過來，一把就抱住了阿吉，沒有人說話，阿吉紅了眼眶，熱淚直流。

